

西藏博物馆科研项目

西藏陶质建筑饰件发展史略
|| རྒྱ ཤ ས ལ ད ལ ཉ ག ན ཉ ཉ ཉ ཉ ཉ

西藏陶质建筑饰件发展史略

更堆 /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博物馆科研项目

西藏陶质建筑饰件发展史略
更堆著

西藏陶质建筑饰件发展史略

更堆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陶质建筑饰件发展史略 / 更堆著.--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23-03581-1

I . ① 西… II . ① 更… III . ① 陶瓷 - 建筑饰件 - 历史
- 西藏 IV . ① TU-09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0330 号

西藏陶质建筑饰件发展史略

作 者 更 堆

摄 影 更 堆

责任编辑 张慧霞

封面设计 洛桑旺堆 更 堆

版式设计 薛 涛 周正权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四川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165 千

插 页 76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书 号 ISBN 978-7-223-035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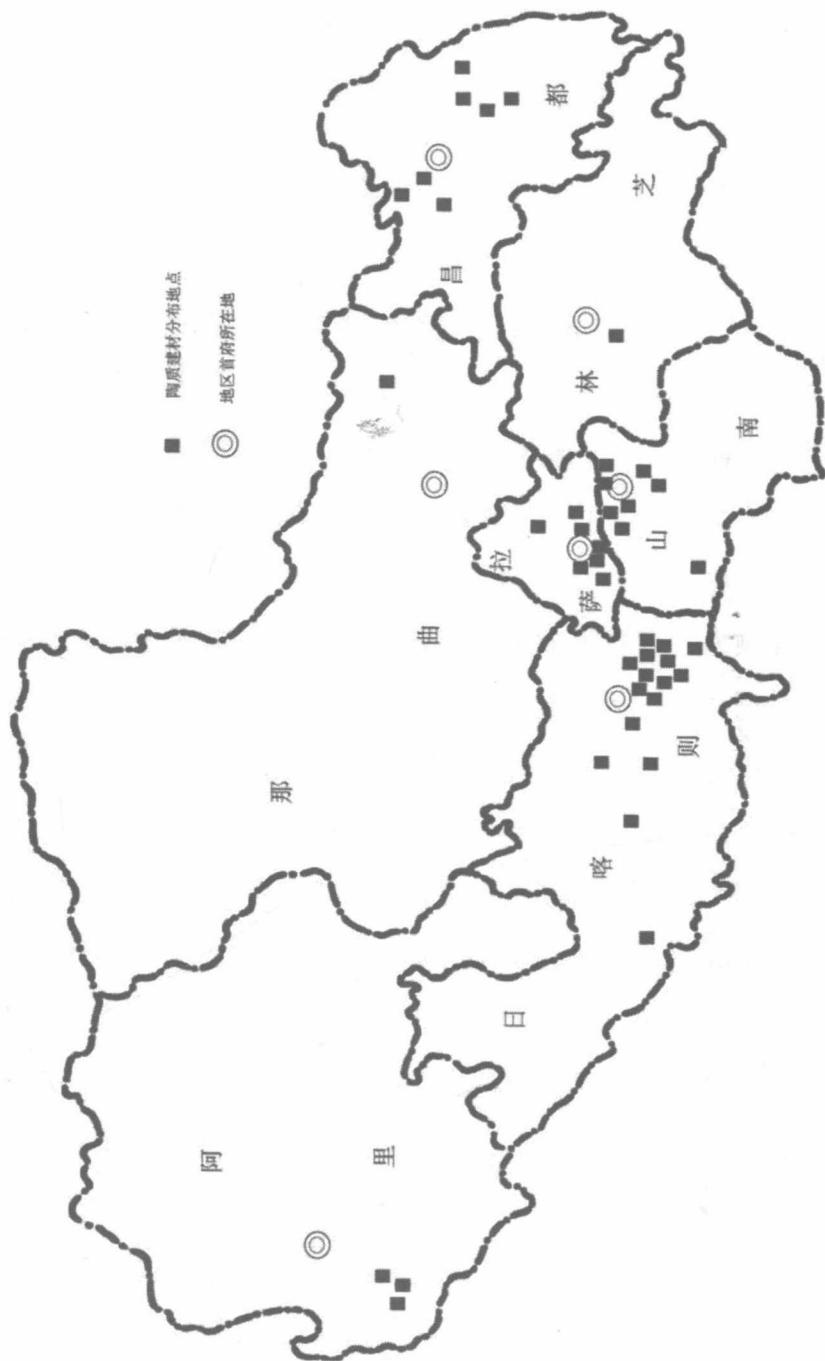
定 价 88.00 元(平装) 128.00 元(精装)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联系电话(传真):0891-6826115

西藏陶质建筑饰件分布图



序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张建林

更堆先生的《西藏陶质建筑饰件发展史略》经十年磨砺终于完稿,嘱我为之作序,作为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在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便欣然接受。

1984年4月,我作为陕西省援藏普查队的成员第一次来到西藏,就住在绿树成荫的罗布林卡。在短期培训之后,由西藏、陕西的藏汉文物考古工作者联合组成的自治区文物普查队就奔赴乃东县,开始文物普查试点工作。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意气风发,白天在野外做调查,晚上在农家的小屋里整理资料,虽然条件艰苦,大家却乐在其中。更堆先生长我几岁,老成持重,不善言语,在工作和生活上总是默默照顾我们,我一直敬之如兄长。

2001年,我们一起去江孜调查宗山抗英遗址,其间他告诉我正在整理西藏建筑的砖瓦、瓦当、滴水等资料,打算在此基础上撰写西藏陶质建材史的研究专著。我觉得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极力鼓励。十年间,更堆先生跑遍了西藏的七个地市,调查了上百个寺院遗址,采集了大量陶质建材标本,绘图照相,分型分式,

查阅历史文献,考订寺院建筑沿革,专心致志研究,写就了十几万字的研究专著。

西藏建筑的发展自有其渊源,距今4000~5000年前的昌都卡若遗址就发现有圜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遗迹,其中的“石墙半地穴房屋”和“地面房屋”被推测是平顶建筑。童恩正先生认为卡若文化是受到黄河中上游和川滇地区的远古文化的影响的土著原始文化,半地穴式房屋与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同类遗迹极为相似,而石墙平顶的房屋遗迹表明,藏式平顶建筑至少滥觞于此时。^①

据近年的考古新发现,与卡若文化大体同时的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砖和瓦^②,但发现数量很少,显然并未广泛使用于房屋建筑。到了西周时期,砖瓦的制作技术已臻成熟,一些高等级建筑较多使用板瓦、筒瓦覆盖屋顶,瓦当也开始出现。^③及至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砖、瓦、陶水管的生产和使用更为广泛,装饰各种纹饰的瓦当更是精彩纷呈。^④自此,砖瓦等陶质建材成为中国建筑材料中最主要的类别之一,在技术层面的“木作”、“瓦作”、“石作”、“泥作”等项中占据重要地位^⑤。

^①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1页。

^②2009年,陕西省蓝田县新街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出土红陶砖,资料正在整理之中。

^③罗丙章:《周原出土的陶质建筑材料》,《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④陕西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年。

^⑤宋·李诫《营造法式》,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1954年重印,第二册,第48~60页。

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西藏使用砖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吐蕃王朝时期。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组队,调查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在芒康县帮达乡的囊巴朗则拉康发现板瓦、筒瓦和瓦当,筒瓦内壁有布纹,外表深灰,稍加研光,直径与厚度与中原地区唐代筒瓦相若;瓦当饰一种变形莲花纹和联珠纹。可以看出受中原唐代制瓦技术影响,同时又有显著的地方特点。更堆先生在书中例举吐蕃王朝时期创建的十多处建筑,从采集的砖、瓦、瓦当、滴水等特征分析,还难以将之确定为吐蕃王朝时期。10世纪以后,砖瓦在西藏寺院建筑中开始大量使用,同时在佛塔的塔刹和层阶部位也开始使用陶质饰件。无论从砖瓦的造型还是纹饰分析,中原地区的影响应当是最主要的,特别是瓦当、滴水尤为明显。同时还必须注意到,纹饰中有不少纹样具有浓厚的藏传佛教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佛塔的陶质饰件才是最具西藏地域特色的陶质建筑构件。明清以后,用鎏金铜皮制作的“金顶”广泛使用于寺院和宫殿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瓦作屋顶,但其屋脊装饰、屋檐装饰的形式和纹样无不显示出仿瓦作的痕迹。

纵观更堆先生的大作,我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作者采用了103座建筑或建筑遗址的近300件标本,分布区域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阿里、林芝、那曲、昌都等地市;均有线图、照片,并加以详细的文字描述。为我们全面展现了西藏陶质建材丰富多彩的总体面貌。

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按照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材质、

不同功能、不同造型、不同纹饰,分为不同的型和亚型。比较其异同,分析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了陶质建材在西藏产生、发展、衰退的过程。

作者将西藏陶质建材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进行观察,与中原、西北等地的同类标本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渊源,分析文化传播在建筑材料上的反映,加深了我们对西藏传统文化的认知。特别是分析取代瓦作的金顶装饰,指出金顶不同部位分别仿照瓦作并加以改造的现象,体现了作者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见地。

本书是第一本系统、全面介绍和研究西藏陶质建材的著作,筚路蓝缕,填补空白,功莫大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专著定稿之时,已是更堆先生花甲之年,犹能以旺盛的精力和严谨的态度编排图版,修改文字,更加令人敬佩。仅以此序表达感佩之意。

前 言

陶质建筑饰件，即为陶质建筑装饰构件。陶质建筑饰件材料是我国古代三大建筑材料(石、木、陶)之一，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陶质建材最早起源于西周中晚期，到战国、秦汉时期达到鼎盛，著录史载最早见于宋代，清代以来著录尤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新出土的标本日渐增多，在内地有关陶质建材如瓦当、画像砖等多有论述，已出版了大量陶质建材的论著和图典，极大地促进了陶质建材学的研究工作。西藏的陶质建材不仅和中原文化存在渊源关系，而且也不排除受一些邻近国家如印度、尼泊尔等的影响。随着西藏考古事业的发展，在全区进行大规模文物普查时，也发现了许多寺院、佛塔建筑上采用陶质建材的例子。同时，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野外也采集了不少各种陶质建材的标本，现大多藏于西藏博物馆。在这些实物资料的基础上，过去几年中笔者再次对一些地点作了复查核对，并采集标本、拍摄、收集补充了相关内容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对西藏境内发现的这些陶质建材做过系统的研究，加上这方面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缺乏，我们只能通过极有限的考古调查资料中蛛丝马迹的线索来对其开展力所能及的相关工作。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陶质建材在西藏主要使用在宫殿、佛殿、

寺庙、佛塔等建筑，极个别的还使用于碑亭和风雨桥屋顶上。与内地有关的历代陶质饰件的造型、图案等方面的相关资料和西藏陶质建筑饰件进行比较后发现，除了个别古建筑照搬照套外，绝大部分佛教建筑陶质饰件与内地有很大区别。虽然陶质建材是来自汉地的建筑艺术特点，但这些特点并没有完全照搬照套和全盘利用，只是借鉴汉地陶质建材的功能和审美观念，再根据本民族的社会发展和传统文化特点，把汉地瓦类建材加以改进、创新，研制和设计出了两种文化相互融合，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陶质建筑饰件。

在封建社会里，使用陶质建材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除了贵族的府第以外，一般住宅不能使用琉璃瓦，只能使用普通陶瓦。而历代帝王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宫廷、寺庙等。这些建筑高大雄伟，巍峨壮丽，既满足了帝王生活上的享受，又在精神上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威严的感觉，借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①。

中原宫廷建筑的歇山式屋顶，庑殿顶的殿堂用瓦极为讲究，极尽奢华美观，自唐开始被吐蕃王室所吸收和借鉴。在西藏宫廷、寺庙建筑屋顶上使用的陶质建材琉璃瓦和镀金铜瓦建材总称为“加皮(rGya-phibs)”或“加普(rGya-phubs)”。在《藏汉大辞典》里解释为“汉式屋顶”、“宫殿式屋顶”。“加(rGya)”意译为“汉”、“皮(phibs)”或“普(phubs)”译为“盖、铺盖”。总之，“加皮”两个字的内涵当来自汉地歇山式琉璃瓦建筑风格。由此看来，“加皮”一词，大概是在吐蕃松赞干布时代就开始出现了。另外，藏语中的“釉子”一词来自于汉语

^①滕明道编：《中国古代建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的名称,该名词是音译而不是意译。众所周知,“釉子(g·Yu-rtsi)”在汉语里是指以石英、长石、硼砂、黏土等原料制成粉末,加水调成的物质,用来涂在陶瓷或陶器的表面,经烧制后显出玻璃光泽。这种涂料可增加器物的强度和防水性能、绝缘性能。而“釉子”传入藏族地区可能是随同琉璃瓦建材工艺的传播而传入。当时这种涂料中不知少了什么原料,光泽和色彩上存在着纯度不够的缺点。如吐蕃时期桑耶寺、噶迥多吉英寺早期琉璃瓦表面釉子无光泽,色彩浅淡,质感粗糙。而在此以后的西藏琉璃釉陶,色彩纯度和光泽逐渐达到了合格产品的要求。釉子涂料不仅使用在陶质建材上,而且普遍使用在部分生活用具陶器上。“釉子”色彩以绿、蓝、黄为主,也有灰白色。另外,歇山式大屋顶瓦作构件除了使用在宫殿、佛殿、寺院建筑上外,这种建筑风格后来又转变为象征性歇山式佛教建筑工艺美术,往往被表现在壁画、唐卡、版画、石刻、金属模型、脱模泥塑、木质佛龛等佛教艺术品中,作为佛传故事中佛的居所或佛寺的屋顶。这说明歇山式屋顶已成为佛殿建筑特有的形式。而且吐蕃时期墓碑或其他纪年碑的碑帽也采用石质歇山式碑帽,或四角攒尖式碑帽。根据史书记载和全区大规模文物普查调查资料情况来看,证明这一时期的寺庙、宫殿开始盛行汉式屋顶建筑式样。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西藏建筑史上的汉式屋顶琉璃瓦建筑风格,与中原文化有渊源关系和密切关联。那么,中原的歇山式琉璃瓦建筑风格何时传入西藏?据有关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后,中原的文化大量传入吐蕃,并随同带来具有专业技能的

能工巧匠和科技书籍,这对吐蕃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尼泊尔赤尊公主来到吐蕃时也带有各种先进文化和专业技术人员,对吐蕃社会发展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汉地、尼泊尔建筑风格在吐蕃的传播,其中一个很主要的途径就是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嫁到吐蕃时随同带来的汉族、尼泊尔工匠,通过在现场操作、施工、示范来直接传播的。汉地、尼泊尔营造技术和工艺方面在拉萨大昭寺、小昭寺、查拉鲁普石窟等中得到了主要体现^①。松赞干布时期不仅是藏族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藏族科技文化发展,对外交流最活跃,外来文化影响在藏式建筑中得到迅猛发展的时期^②。从那个时候,宫殿、佛教寺庙建筑中逐渐吸收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建筑屋顶上开始盛行陶质建材(琉璃瓦)。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一时期的琉璃瓦实物标本,但在藏汉吐蕃文献中确有记载松赞干布时期兴建大昭寺、小昭寺时建筑屋顶上使用过琉璃瓦。这些建筑形式,可以算是西藏建筑史上第一次吸收外来建筑工艺的例子。这种高大雄伟、巍峨壮丽的建筑形式,为以后的历代赞普及其各个时代兴建宫殿、寺庙等建筑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各时期典型的建筑有吐蕃时期的桑耶寺,吐蕃分裂割据时期的古格王朝遗址中的金科拉康,元代萨迦地方政权时期的夏鲁寺、萨迦寺,清朝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或五世达赖时期的拉萨琉璃桥、十三世达赖时期的罗布林卡等。

^①转引于杨嘉铭、赵心愚、杨环著:《西藏建筑的历史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42页。

^②同注解①,第31页。

西藏陶质建材的制作和使用自吐蕃时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上个世纪中叶,且几乎遍布于西藏全区。笔者试图对西藏各地、各时代的陶质建材进行梳理,并结合文献资料,探讨西藏陶质建材的时代特征、发展演变脉络,以及陶质建材屋面和陶塔饰向金属饰件转变的过程。由于资料来源不同,笔者在年代划分上采用朝代或地方政权并结合公元纪年进行表述。

卷之三

કુંકણાશ્વરાશ્વરીકુંભિરણાશ્વરાશ્વરીયત્વાદ્વારાશ્વરાશ્વરી.....

